



搜救犬“杰克”：

第一天上岗，我光荣地挂了彩



在太子尖巡逻

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符栩潇

我叫杰克，今年1岁半，人类叫我马里努阿犬，也叫我搜救犬。但我更喜欢“杰克”，因为听上去洋气。

半个多月前，我从杭州市临安区公安分局警犬基地毕业，训导员帅彬把我交给了“狼行”救援队。帅彬说，我一身腱子肉，体力好又聪明，不去山地救援可惜了。

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打脸来得太快——正月初一，我第一天上岗，不仅怂得夹尾巴，还光荣挂了彩。

打脸来得太快

第一天上岗，我的任务是巡山，临安区九都村东坑山，一座海拔不高的山核桃林。

救援队副大队长沈晓斌说，因为是第一次正式上岗，所以给我安排的任务比较简单，山不高路也不远。

呵，他太小看我了。要知道，在警犬基地，我可是出了名的“犬王”。

曾经一条体型比我大一倍的东德牧羊犬抢我的训练球，我们干了一架。一开始我还处于下风，可我体力好啊，最后他没力气了，被我打得肚皮朝天。从此，它上厕所都会躲着我，基地里的其它警犬也不敢惹我。

帅彬也夸我体力好，他带我去跑20公里，累得“跟狗似的”，我啥事没有。帅彬还说，我在基地时，尾巴总是翘得老高，有种“傲视群雄”的感觉。

这小小的山核桃林，岂能难倒我“犬王”？

上午7时，沈晓斌把我牵上车。路程大概一个多小时，我安稳坐在后排座椅上，一副自信的样子。因为我的“坐车”技能被完美触发了。

我从小晕车——这不能怪我，狗都晕车。帅彬开车带我出去，还暗暗“使坏”——急刹车、急转弯，故意走颠簸路面，晕得我吐了一车狗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帅彬是在给我做“乘车训练”。几番“折腾”后，我练出了“车感”。

车停在山脚下，我一跃而下。因为刚下过雨，山里的土地泥泞，我打了个跟头。刚站稳，一抬头，一群穿着和沈晓斌一样黄色冲锋衣的大汉朝我围了过来。

我的大脑瞬间空白，两只耳朵竖了起来。不管是普通的狗，还是训练有素的警犬，面对一群陌生人都会感到极大的恐惧，这是天性。帅彬知道我的糗事，他带我去临安区人民广场，许多陌生人来看我，我吓尿了，害得我安抚了我一个多小时。

透过人缝，我看到了帅彬，他躲在人群后面，避着不见我，沈晓斌也不知道去哪了。这一瞬间，我失去了安全感。



“杰克”的鼻子出血了



“杰克”在河边发现倒笼

我被一名陌生男子套上犬绳，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，不停安抚我。随后，他拉了拉犬绳，要牵我上山，但我的四肢不听使唤，一动不动。

很快，人群中爆发出笑声，“你看杰克，来之前还好好的，现在尾巴夹得都快贴到肚皮了……”

哎，我也没想到，“傲视群雄”的我这么快就“破防”了。

我只拿到了70分

沈晓斌从人群中挤了进来，手里捧着刚从车上拿来的花生。他一边安抚我，一边喂我零食，我才放松一些。

虽然过了山核桃采摘季，但最近有人上山砍伐山核桃树当木材，我的任务就是寻找这样的人。

我跟着救援队上山，山路坡度不大，但并不好走。小道两旁肆意生长的芦苇叶交织在一起，把路堵得严严实实，边走边得用身体冲开芦苇叶。

既然上山了，那就好好表现吧。我拾回了

一些自信，上山可是我的强项。

训练时，帅彬带我爬过玲珑山、大梁山、狮山公园，都比这座山高。我的体力不是问题，唯一害怕的是爪子被扎，一被扎我就不肯走。帅彬也有办法，他捡了一些树枝和小石子，铺在基地的路面上让我踩，慢慢地我的爪子长出一层又厚又硬的老茧，耐疼又耐扎。

我们继续前行，路上碎石子多，爪子确实没啥事，鼻子却突然疼了起来。沈晓斌弯腰托起我的下巴，说我的鼻子被芦苇叶扎了，正在冒血，他用纸巾帮我擦了擦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躲了躲，还没遇到紧急情况，自己却负伤了……

到半山腰，我闻到一股特殊味道，虽然气味隐隐约约，还被雨水冲淡过，但我确定这股味道不寻常。我朝着气味传来的方向狂叫，人群走了过去。

昌化派出所民警蔡旭东俯身查看，眼前是一处燃烧过的痕迹，面积不算大。他说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未熄灭的烟头燃烧的，另一种是有人在这里放过补兽夹，燃烧芦苇叶后用灰烬打掩护。不管哪种情况，都有隐患。他拍了照片传给当地村干部，让村干部加强宣防。

很快，山巡完了，他们又带我去巡河。在昌西溪九都段，我又嗅到了特殊的味道。我在岸边停下，鼻子在水面上蹭来蹭去。

蔡旭东找来一根竹竿，往水里探，发现水草里藏着一个长三四米的倒笼，里面装着活蹦乱跳的鲫鱼、石斑鱼等。蔡旭东又电话联系村里的护渔队，将倒笼交给他们处理。他说，回去后还要查看监控，看看究竟是谁放的倒笼，要进行相应处罚。

帅彬默默跟了我全程。他后来对救援队说，只能给我当天的表现打70分，“杰克没放开，胆子太小了，得多带出去历练历练。”

半途而废的救援

沈晓斌知道，这不能完全怪我，对于狗来说，半个月里换了主人又换了环境，任谁都威风不起来。

为了跟我培养感情，春节期间沈晓斌天天带着我——白天带我去山上或田里逛逛，晚上带我去没有路灯的地方训练夜视。

除夕夜，沈晓斌想给家里人做一顿大餐。他买了20个生鸡翅，分给我一半，结果被我一口气干光。我目不转睛盯着另外10个还没下锅的鸡翅，沈晓斌看看我又看看鸡翅，心软了。

我开始喜欢沈晓斌，他家有院子，我的犬舍就在院子里。以前他给我开门，我只会紧张得探出头东嗅嗅、西瞅瞅。现在我喜欢在院子里蹦跳。

正月初二16时，沈晓斌接到救援通知，程先生一家三口被困在清凉峰镇大明山景区。沈晓斌把我牵上车，我们出发去昌化派出所集合，然后一起上山救援。

我真正大展身手的时机要来了！大明山可比山核桃林要陡峭多了，路线更复杂，障碍物也多。但这些都不倒我，只要给我一个着力点，我能跳2米多高。

在昌化派出所，我们坐上车，我也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。万万没想到，沈晓斌兜了一圈，居然又把我送回了家……

原来，在大明山保安的电话引导下，程先生一家已经安全下山了。

这样的情况，春节期间共发生了两次，而我的两次正式上岗都以同样原因半途而废。

他们说，这是近五年来春节期间临安区首次零上山救援，或许是因为一直下雨，也可能是游客的安全意识提高了。

看来，我的第一次上山救援还遥遥无期，但我希望这样的日子越久越好。